

湘湖龙王庙

任大星

新蕾出版社

湘湖龙王庙

任大星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875 插页2 字数70,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0

统一书号：R10213·155

定价：0.29 元

内 容 说 明

这部中篇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在浙东山区一所小学当教员时的艰难曲折的遭遇。

作品以悲愤的笔触，揭露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的浙东山区，敌伪勾结，匪盗猖獗，人民惨遭涂炭的悲惨情景；着意塑造了一个由谨慎、怯懦，逐步锻炼成勇敢、坚强的“小先生”的形象。

这部中篇小说，是作者继《野妹子》之后的又一部佳作。

一个人到了多少年纪，才算结束童年时代，开始成人，世界上恐怕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尤其是就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来说，便更加如此。有的人孩子气多些，保持的时间长些，成人就较晚；有的人孩子气少些，保持的时间短些，成人就较早。

我记得，我十六岁那年，小学刚毕业便去当小学教师的时候，不论从心理状态或长的模样看，都还是个十足的孩子，却不得不跟我的童年时代挥手告别，强迫自己提前成人了。每想起这段往事，我心头总会感到十分沉重。你想想，一个事实上的孩子，却处处都得在人前摆出一副俨然的大人腔调来，这有多么的折磨人啊。何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孩子想学大人的样，真不知道应该从何学起——有多少大人往往比孩子还不如呢！

正因为如此，我这一段匆匆告别童年时代的生活遭遇，就成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伤心故事。不过，它虽令人伤心，却终于促使我开始成人。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读到小学六年级上学期。接着我在我父亲教的私塾里读了两年古文。后来我又去读小学毕业班，终于获得了一张私立石亭小学的毕业证书。毕业时，我满以为我可以得到第一名，结果却得了个第二名。为这件事我难过得不得了，默默地流了三天眼泪，甚至因此积郁成病，发了十来天的高烧。虽说我们的级任老师在我最后一张成绩报告单上加的评语是“基础深厚，成绩优异，家学渊源，吾侪不如”这十六个大字，却仍然安慰不了我当时那病态的好胜心理。

私立石亭小学的校长是一个全县教育界颇有名望的女校长，姓程，跟我家还有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她听说她的得意门生之一的我，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名而闹出病来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一天午后，她冒着炎炎的烈日，出城来探望我了。程校长的突然来临，使我们一家人都十分高兴。

这当儿，我吃了几罐用霍香叶和薄荷草煎成的草药汁以后，身上的热度已经渐渐退去，虽说头脑还有点昏沉沉，手脚还有点软绵绵，却已经支撑着伏在床边的小茶几上，按照我自订的《自修课程表》，在那儿专心致志地攻读初中一年级的

程校长的突然来临，使我们一家人都十分高兴。



功课了。抗日战争发生前，我有一个哥哥曾在杭州清华中学读到初中毕业，不久便在乡下染上伤寒症死了。他留下的一套残缺不全的初中教科书，我一直视同宝贝一样保存着，如今便真正派上了用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我的家境告诉我，我早就不应有进中学读书的奢望。不过我也并不因此气馁——在爸爸私塾里读的那两年古文，可不是白读的；哥哥在世时也断断续续地教我读过几课初中的数学和英文。我深信自己具备了自学这些课程的能力和基础。我把《自修课程表》订得十分全面和具体，课间休息的时间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不超过十分钟。我记得，那时我家一只老掉了牙的龙凤牌自鸣钟，还照旧放在妈妈大床对面的搁几上，不曾送到当铺里去。

这一天，程校长来得太突然了，来的时间又太早。我为了想把当堂的数学习题全部按时完成，一直不肯离开小茶几走到饭桌边上去。这样，程校长一进屋，一眼就看清了我家这顿午饭吃的是什——掺了三分之二以上麦麸皮的玉米粉糊，决不是大病初愈的孩子该吃的调理品。

我妈妈一下子满脸通红了，手忙脚乱地把饭桌收拾好。爸爸却依旧泰然自若，多年的贫困生活已经使他在亲友交往中失去了这类虚荣心。由于年老和病弱，他躲在家里步门不出已有一整年了。象程校长这样有学问的老同行来访，使他兴奋得只是露出嘴里仅剩的两三颗牙齿不住声地呵呵笑。

程校长坐下后，先问了问我的病况，接着又就毕业考试中的名次问题说了一些劝慰我的话。她说说着，便自然而然地跟爸爸谈起我今后的前途问题。

直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程校长在谈到我的前途问题时很快就提出让我去当小学教师的建议，是她原先就有的打算，还是她看到了我家这顿午饭以后才临时想出来的主意。也许这两者都兼而有之。总之，程校长当时一本正经地提出了这么一个好心的建议以后，我们一家人都猛然怔住了——尤其是我，心里直吓得一个劲怦怦地跳——在远隔整整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仿佛还能听到当时心跳的声音呢！

我清楚地记得，我正想对程校长说一说我的万分害怕的心情，却看到爸爸和妈妈的眼睛里都闪出了欣喜和满含希望的光泽。我不得不把想说的话留在嗓子口了。第一个抢先回答程校长的是妈妈。出乎大家的意外，妈妈一边向程校长连声道着谢，一边竟毫无缘由地出声呜咽起来了。妈妈在呜咽声中表示了两层意思：如果真能让我找到一个吃饱饭的地方，她说什么也得放我去走这条生路；另一方面，她担心我年纪太小，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身体又特别瘦弱和矮小，再加满身的书呆子气，一点不懂事，去教书、当老师，怕不行，人家也不会要……

爸爸的笑声随着妈妈泪水的出现，也猝然中断了。不过他脸上仍然留着强装的笑意，怔怔地望着程校长。他那由于苍老而显得一团黄黑的瘦脸上，居然也泛上了两片明显的红晕。

程校长说，她叨为自己人，说话也就不想多打弯子。照她的看法，象我这般年纪的孩子，正处在长身体的节骨眼上，嘴巴和肚子的问题，那可万万大意不得。她愿意介绍我去任教的学校，叫溪上章初级小学，在县城西门外湘湖岸上的龙

王庙里，那儿风景很好。校长是当地人，姓章，是她的一个老熟人。全校四个班级，却一共不到二十个学生。原来的一个教师，是章校长的儿媳妇，毕业于杭州兰素女中。近来，就因为这年轻媳妇身体欠佳，常发头晕病，章校长才托她另外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乡村教师的待遇不消说是十分微薄的；不过章校长说好了，新教师可以在他家里搭饭和住宿，他家吃什么，教师也吃什么，就算是青菜淡饭，总能求得一饱。每个月的薪水扣除伙食费以后，多少还能拿到几块储备票^①的零用钱，剃个头，买包牙粉什么的，是有着落了……

妈妈听到这儿，很快就揩干了眼泪，回过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从她的眼光中看出，她更加动心了。

爸爸终于开口了。“是个好机会！”他断然地说道。“不过，我就怕……就怕这孩子太年幼无知，自己还刚刚一知半解地粗识了几个字，免不了要误人子弟！”

“不，这个，你老人家不必过虑！”程校长满有把握地说道。“这方面我当然也仔细衡量过了，我不会对章校长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据我的了解，就语文方面的同等学历水准看，你家灿南至少已经在初中毕业以上，教教乡下的初小学生，完全可以胜任愉快！”

我家姓蔡，灿南是我当时读小学的学名。

^① 储备票是沦陷区内日伪发行的钞票，经常贬值。

二

三天以后，程校长就托人带来了一个口信，说她为了这件事，已专程去了一趟溪上章。一切顺利。她让爸爸和妈妈及早为我做些准备，并约定在阳历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乡下的小学开学前两天，由她陪送我前往章校长家。她考虑到第一次去需带行李包裹，得从水路坐小踏桨船，船由她去雇，我只须当天早晨在家里等着。

“程校长真是个世间少有的热心人啊！”妈妈说完这句话，又毫无缘由地擦起眼泪来了。

准备工作当天就开始——其实，我算了一算，离八月二十二日这一天，还有一个月零三天之久呢。

妈妈给我做的主要是物质上的准备。首先是被头铺盖。为了使我在乡下冬天不至受冻，她决定把她自己带了弟弟一起睡的全家唯一的一条大床棉被让我带去。她说，这样，我可以“半条垫，半条盖”，免得另带垫被——垫被实在已经没法可想了。真正到了刮西北风的日子，不够暖和，上面还可以用破棉袍子压一压。如果见到章校长家里有干净的稻草，也不必怕难看，就讨一捆稻草在席子底下铺一铺，那会暖和得多。帐子，无论如何得向章校长家借一顶了，“要是你自己不好意思

思开口，可以请程校长帮你说一说”。妈妈如此这般地对我反复叮嘱着，便匆匆忙忙地捧出了她的大床棉被，动手拆洗、缀补。她为了让硬得象木板一般的破棉花胎尽可能晒得松软一些，一连三天，都不厌其烦把它在猛太阳底下捧来捧去。物质准备的第二个项目，是衣服鞋袜。这简直使妈妈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我一向穿着的都是死去的哥哥留下的旧衣服、旧鞋袜，这么些年下来，没有一件不是打满了补丁的。如果程校长介绍我到哪一家商店里去当学徒，衣服鞋袜破点旧点，马马虎虎还可以；可如今她是介绍我去当小学教师的呀，教书先生总得有个教书先生的样子！穿着千补百纳的破衣服上章校长家去，会给程校长也丢尽了面子的啊！……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妈妈盘算来，盘算去，盘算得两只眼眶都更加发黑了。最后，她终于狠了狠心，把爸爸穿了几十年的唯一的一件出客衣服——湖色大绸长衫，给我穿了。这件湖色大绸长衫显然嫌长嫌大，妈妈又舍不得把它改短改小，便把它的下摆和袖口都缀起了两三寸，使我穿起来勉强合身。妈妈悄悄对我说，这件长衫还是民国初年爸爸在旗杆弄陈家当独请先生的时候做的，他最心爱，穿着特别小心，所以至今看上去还有八成新——如今让我穿到乡下去，虽说颜色太显眼了一点儿，但毕竟象个教书先生的模样了。至于秋凉以后该让我穿什么，只好到时候再说……衣服安排停当了，妈妈又急急动手用破布头糊硬衬，纳鞋底。她说，第一次跟了程校长到章校长家里去，她说什么也得让我能穿上一双真正的新鞋子！

年老的爸爸也躺在床上天天都为我忙着做准备。他做的完全是精神上的准备——照如今的说法，那就是思想准备。

在那一个月零三天的日子里，爸爸差不多天天都把我叫到他床前去，对我作了种种为人处世和待人接物方面的教诲。如果把他当时对我说过的话全都记下来，我相信，肯定可以把它写成一本洋洋数万言的《入世须知》。可惜我当时对他所说的一切大都还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听后不久也就忘了；只有其中的一条，因为爸爸反反复复地说了七八遍，我总算把它牢牢记住了——爸爸说，一个人离开家庭踏上社会，就象一只船离开陆地驶进了布满暗礁的航道，随时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因而时时处处都得战战兢兢地做人，万万不可疏忽大意，古人曾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就是这个意思，那可是一句千百年来至理名言……

是啊，这可真是一句可怕的至理名言哪！你想想，一个人时时处处都得想象自己是处在万丈深渊的边缘上生活，想象自己是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不幸的是，我偏偏听懂了爸爸的这一条教诲，而且把它牢牢地记到心里去了……

在那一个月零三天的日子里，爸爸妈妈都为我出门谋生的准备工作耗尽了心血，而我自己呢，说来可笑，却一直在暗中做着相反的准备。我一直在心里偷偷祝祷着：但愿在八月二十二日这一天以前，突然发生一个什么意外，可以让我不到那个该死的溪上章初级小学去！

我太害怕一个人离家外出！我太害怕穿了爸爸的湖色大绸长衫到从不相识的章校长家里去生活了！尤其是，我太害怕去战战兢兢地“临深渊”和“履薄冰”了！

就算在家里天天都吃不上一餐白米饭，一辈子都只能穿

哥哥留下的破衣服，我也心甘情愿！

在家里，我还是一个孩子，生活虽苦，我却时时处处都可以享受到父爱和母爱的温暖。做完一天的功课以后，只要不到饿得走不动路的程度，我就可以带了弟弟一起到村前村后去玩耍。阳历八月底前后，正是我们一年一度到梅花溪边上捉闷头鱼虾、到村外坟地上捉蟋蟀的好时光；我家被日本飞机炸毁的老屋瓦屑堆旁边那棵幸存下来的大枣树，结的枣子也快要成熟了。还有，我曾经答应过妈妈，到了中秋节前一天，打算跟了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到断河浜里去摘野刺菱，让她给爸爸烧一碗菱肉豆腐过节。现在，这一切不是都要落空，都要成为永远不会回来的往事，都要成为回忆中或想望中的幻影了吗？

八月二十二日，这个日子越是一天天向我逼近，我越是恋恋不舍地害怕跟自己的童年生活告别——哪怕它是一个穷愁的童年，凄楚的童年，黯淡无光的童年……



三

八月二十二日这天早晨，程校长怎样雇了小踏桨船来接我，以及我怎样跟爸爸、妈妈和弟弟告别的情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头脑里已经寻不到一丝一毫的印象。也许我当时的头脑已经处于浑然的状态，失去了记忆的能力。但是，船过西城门的日本宪兵岗哨，程校长从船舱口探出头去应付一个“和平军”士兵查问的情景，我倒还留着一些印象。因为，当程校长向“和平军”士兵说明我是一个将去赴任的小学教师的时候，岗哨上的人没有一个肯相信的，磨了不少工夫才放行。后来船进湘湖，风浪一大，我就晕船呕吐了。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气很不好，湖面上空到处阴云密布，整个湘湖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一点也看不到湘湖里有什么好风景。我只是看到湖面远处漂游着一大群一大群的水鸟，总算稍稍引起了一点儿兴趣。

到章校长家，已经是快近中午的时候了。章校长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房子很高大，很古老，而且很阴暗。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家正屋廊沿外面那一个老大老大的青石板天井，那儿的青石板都高低不平。原来，在天井东边的高围墙外面，长着一株老大老大的大樟树，它的高高的枝叶把大半个

天井的上空都遮住了——不消说，是这株大樟树的树根把天井里的青石板都不同程度地掀歪了。我听见天井上空时刻不停地响着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我立即想到，那上面一定有不少的鸟窝吧，只消拿根长竹竿到楼窗口去捅一捅，就能捅下很多小鸟来了。可惜我已经成了一个教书先生，万万不能这么做的了！

我们进门不久，便在大厅堂当中的一张八仙桌边上围坐着坐下。章校长家可真客气，非要让程校长和我并排坐在面向天井的朝南位子上；茶也端来了三茶碗，而且都是有茶碗盖和茶碗垫的——程校长一碗，章校长一碗，我面前也放上了一碗。因为在船上呕吐了几次，这时候我嘴巴确实干得厉害；但我却一直忍着没有去喝它。我一直牢记着临走前一天晚上爸爸对我作的最后的叮嘱：初到章校长家里，千万不能显露出有失大体的孩子气来，多学学程校长的举止和谈吐行事——我看程校长始终不动一下茶碗盖，也就不敢去动它。

吃饭了，章校长家的人大都来到了厅堂里，程校长给我一个个都作了介绍。程校长真好，谁，谁，我该怎么称呼，她在介绍中都给我指点得很清楚。于是，我就按照她说的一一个个称呼了。章校长名叫章怀琮，程校长在船上已经特地先关照过我，让我叫他一声怀琮伯——她说这样可以显得亲热点儿，章校长的夫人，她让我叫一声师母；章校长有一个八十三岁的老母亲，她让我叫一声太师母；章校长有三个儿子，都比我大，我就得叫大哥、二哥和三哥——不过大哥和三哥已经在外面做事了，并不在家；在家的只是一个二哥。此外，还有一个十一二的男孩子，是大哥的儿子，名叫荟

吃饭了，章
校长家的人大都
来到了厅堂里，
程校长给我一个
个作了介绍。



春，人已经长得比我肩膀高，正在溪上章小学读四年级，那该是我的学生了。介绍的时候，程校长让他叫我一声先生，可是他抵死也不肯叫，只是一个劲地躲在他二叔身后偷偷朝我笑。我都被他笑得浑身燥热，不知道该怎么躲开他的眼光才好。

我很清楚，他笑，十有八九是笑我这个当先生的年纪太小；要不，就是笑我身上的这件湖色大绸长衫颜色太古怪，又不太合身……

我记得，这天的一顿中午饭，章校长家的菜肴可丰盛得不得了。我从来不曾见过这么丰盛的菜肴。从师母的言谈听来，他家的这顿中午饭主要是为款待程校长而准备的；不过程校长却一直推说胃口不好，把师母接连不断地送到她饭碗上去的鸡鸭鱼肉，悄悄地塞到我的饭碗上来。遗憾的是我这副吃惯麦麸皮和六谷粉糊的肠胃实在太不争气，这一天，居然也装腔作势地摆起娇态来了，什么也不想吃，什么都吃不下，胸口仿佛有一团破棉絮紧紧地塞着。这当然是因为我心里太紧张不安、太小心翼翼的缘故。是嘛，一个人当他开始意识到是在那儿“临深渊”和“履薄冰”的时候，任什么山珍海味都是无法下咽的！

我第一个放下筷子，想不到立即就招来了师母的大声抗议：“不成，不成！先生太装客气了！年纪轻轻的，正是三碗打个底、四碗松口气、五碗半肚皮的时候，怎么只添了半碗饭就不吃了？是啊，到底是书香人家出来的，吃得那么文气！”

在她的抗议声中，我明显地看出了她表示赞许和欣慰的笑意——我暗自庆幸，居然一开头就给她留下了一个不坏的